

论敦煌文书印本佛经的卷轴式装帧设计及审美价值

王涵乙, 谭大珂

(青岛理工大学, 青岛 266033)

摘要:以中古时期敦煌文书中印本佛经的卷轴式装帧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印本佛经的卷轴结构、装帧设计、纸材的装潢工艺过程的分析,认识敦煌佛经卷轴式装帧形态的审美价值及其对后世书籍装帧形态的发展与变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敦煌文书; 印本佛经; 卷轴式装帧; 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 J5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3)18-0109-03

Scroll Binding Design and Aesthetic Value of the Prin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Dunhuang Documents

WANG Han-yi, TAN Da-ke

(Qingdao Technology University, Qingdao 266033,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scroll binding patterns of medieval Dunhuang documents in the printed Buddhist scripture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coration process on printed Buddhist scroll structure, graphic design, paper material, it had far-reaching impact aesthetic value of Dunhuang Buddhist scroll type binding patterns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later book form.

Key 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printed Buddhist; scriptures binding; aesthetic value

敦煌文书,亦称敦煌遗书,主要是指清代以来在甘肃古敦煌莫高窟地区出土的公元5~11世纪的各种古印本(多为雕版印制)与古写本文献。确切可考文献始见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中首次发现敦煌文书。其后,莫高窟土地祠塑像、莫高窟122窟等处分别于1944年、1965年相继出土大量敦煌遗书。迄今敦煌文书相关实物逾5万件,汉文本4万件以上。敦煌文书中的汉文写本大多诞生于唐代中期至宋代初期,其内容除少量其他宗教文献外,主要为佛教典籍、医药、天文、诗词俗讲以及大量的“官私文书”。在这些敦煌文书中,佛教的经文典籍位居数量之首。佛经内容覆盖经、律、释、赞、陀罗尼、祭、传、论等诸多形式。而且,敦煌文书中的佛经文献装帧设计的式样十分丰富,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佛教典籍的装帧形态达六七种之多,其中印本佛经数量仅有几种,且多是卷轴式装帧样式。它成为后期方便携带和阅诵而不断演化出的旋风式、经折式、梵夹式、绳装

册叶等装帧形式的基础。可以说敦煌文书的出土为我国书籍装帧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考古实物,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1 敦煌印本佛经卷轴的装帧结构

卷轴装帧起源于古代早期的帛书书写,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为久远的一种书籍装帧方式。敦煌印本佛经的典籍与中国早期传统卷轴式装帧的结构基本无异,其结构还可细分为“卷、轴、褭、带、签”5个部分。敦煌遗书见图1。卷,即文书本身;轴,则是舒卷文书的上漆圆木棒,粘连于书卷末端。圆木两端镶有不同材质的轴头,便于舒卷;褭,亦称包首或包头,是置于文书卷首并以白纸或质地坚韧的绢、绫等丝织品材质制成,具有保护作用;带,指用以捆缚或缚扎书卷的丝带,常以不同颜色以示区别;签,收卷轴下端所系的小牌,或穿于丝带的末端,用于书写书名和

收稿日期: 2013-02-25

作者简介: 王涵乙(1971—),女,山东昌邑人,青岛理工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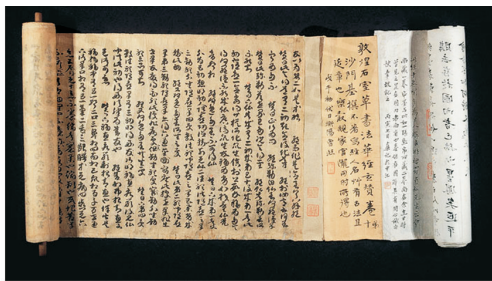


图1 敦煌遗书

Fig. 1 Dunhuang manuscripts

卷次。精致的卷轴式印本佛经的装帧还常在书卷的上下及两端添加护边,以保护经文。此法称之为“裸”,或“玉池”。

最早对敦煌佛经卷轴式装帧形貌进行描述的,是英国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在其所著《敦煌取书记》中,对莫高窟敦煌经卷首位发现者王园策卖出的第一批佛经经卷进行了详细记录:“皆系卷叠圆筒,高约九寸半至十寸半,都是佛经的汉译本或古文书。很平软的黄色卷子,外裹以丝织物,……卷中插以小木轴,间有施以雕饰者,轴端或系以结^[1]。”

从斯坦因的描述来看,敦煌文书佛经的卷轴装帧基本具备了卷、轴、褙的结构,且材质由丝织物制成,质地柔软,同时对木轴进行了雕饰。可见,敦煌佛经经卷的整体装帧设计、选材和制作工艺已达到了较高的装帧水准。

2 敦煌印本佛经的装帧设计

敦煌文书中在世界上最早有确切记载印制年代的雕版佛经印本是唐高宗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见图2。



图2 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Fig. 2 Tang Xian Tong 9 years (868 A.D.) "Diamond Sutra"

该经卷既是国内最早也是较为完整的一部刻本印刷品。卷长491.5 cm,宽30.5 cm,卷末刻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该经卷的装帧设计以张纸页依次裱贴,其尺寸长26.67 cm,宽75 cm。引首扉页《祇树给孤独园》图,内容为佛祖于祇园精舍说法场景,此画面构图主次分明,形象生动。佛经扉画的设置不仅起到保护经卷的作用,还能形象地展示经卷的内容,装饰和美化其文书的经卷装帧。因此,扉页又有“书籍的第二封面”的美誉。特别要提到的是,日本、韩国出土的同时期印本佛经在雕版印刷与装帧设计上远逊于咸通版的此卷《金刚经》。对此,美国学者卡特曾赞称咸通版《金刚经》“比欧洲谷登堡发明刻印以前的任何刻书,都要精致^[2]。”此外,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二十五》为雕版印造佛经。该经卷亦为卷轴式装帧设计,采用麻纸材质。版面镌印有边栏,经文的行书式书写没有界行,全经装帧庄重古雅。其他的雕版印佛经刻本也都是卷轴式装帧,而样式各具特色^[3]。

尽管雕版印刷批量印造佛经的优势使手写本佛经难以企及,但敦煌写本佛经的卷轴装帧设计亦不逊色。如敦煌研究院所藏的《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敦煌第0336号),见图3。长158.4 cm,宽25.1 cm,



图3 《祇树给孤独园》

Fig. 3 "Jetavana Vihara" woodcut pictures

经文纸页与经卷总体比例异常协调。经文写卷的乌丝栏极细,纸页材质为槩染的硬黄色纸,其纤维细致均匀,装裱工艺十分精致。

3 敦煌印本佛经的装潢工艺及产生的影响

敦煌印本佛经的卷轴式装帧制作也同传统的卷轴装作坊一样,就是将有文字的纸页依次进行裱接,

然后将其一端粘于一只圆木木轴上,之后卷成束式的筒状置于插架上。然而,从现有敦煌佛经的实物遗存来看,卷轴式装帧的用纸通常要经过“入潢”。即用黄檗的汁液对纸张进行浸染,其作用意在防止虫对书卷的咬蛀。经“入潢”后的纸页将呈现出所谓“用黄纸代简”之“黄”色。对此,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入潢”一节,专门描述“入潢”后的纸色柔和且悦目,能将书籍的古朴雅致韵味表现出来。此外,敦煌印本佛经以古楮树汁、飞面、白芨末调和为粘剂,对于书卷上纸页的装裱亦有讲究。同时,敦煌文书中纸材的选择对其装帧设计也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钱存训指出:“中国书籍装订形式的逐渐改变,与使用制成书籍材料变化的各个时期相符合^[4]。”对此,潘吉星对敦煌文书(公元259~960年)纸张厚度的变化做的数据统计表^[5],可以较清晰地观察到历史上敦煌文书所用纸材出现了由厚到薄的些许退化性变化。钱存训描述,公元七八世纪时,敦煌经卷纸张厚度薄且均匀,染为棕色或黄色。而公元10世纪,其纸开始变厚,表面大多粗糙且颜色灰暗。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受当时朝代更迭发生战乱的影响。而与此前比较,当时的造纸在质量上呈现出些许退步。然而,最为关键的应是卷轴式装帧设计自身在阅读功能上的一些缺陷。如明代学者胡应麟就曾言:“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纳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靡费辛勤^[6]。”这一装帧设计功能性的弊端应是唐中期以后,旋风装、梵夹装、册页装等装帧形式开始出现的主要原因。

4 敦煌佛经印本卷轴装的审美价值

中古时期敦煌首现的雕版佛经印刷对世界印刷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卷轴装的经卷装帧形式,为后世书籍彰显的书卷之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其材料美感、工艺特征、文化气质在经卷装裱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皇室藏书中,卷、轴、签的制作多使用丝绢、紫檀、琉璃、牙钿等等名贵材料。同时,以不同颜色的轴、带、签来区别各类藏书的类目,正如古人所谓“玉轴牙签,绢锦飘带”。从《隋书·经籍志》中看到了经卷装帧与珍藏品级的关系:“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7]。”国内现存最

早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中也明确记载了唐皇室所藏卷轴装书卷以艺术设计的方式,所实施的经卷等级划分:“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8]。”

尽管敦煌印本佛经的卷轴装帧因年代过早尚未达到皇室书卷的奢华,但这种以装帧设计为手段,通过轴、带、签的装饰和用不同颜色来区分各类藏书的功能,在早期敦煌佛经的经卷装帧中便可寻一窥端倪。同时,通过浏览经卷装帧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化路径,亦可看到书籍装帧的发展与一个时代科技、文化、经济水平的关照关系。研究中古早期敦煌佛经的卷轴装帧设计,对理解装帧艺术,探索现代书籍装帧的设计方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敦煌印本佛经的卷轴装帧所具有的审美性、功能性、工艺性等多元本质,形成了影响后世类书、丛书、套书等装帧形式的特有形态。淡黄色的麻纸或胶版纸,沿袭古人曾用过的竹帘或丝囊制成的“帙”(即“书衣”或“套函”)等装帧形式,无一不展现着汉唐书卷的遗风。敦煌文书卷轴装所展现的文化气质,至今在国内、日本与韩国流行的现代文版书籍装帧设计中,持续发生着影响。现代书籍装帧设计见图4。



图4 现代书籍装帧设计

Fig. 4 The modern book binding design

5 结语

敦煌佛经的装帧艺术不仅是华夏文明的文化珍宝,也成为誉满世界的显学。其非凡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历史价值令世界瞩目。敦煌文化的物质载体——

(下转第122页)

- [2] 罗豪畅.城市文化景观符号的基本意义[J].装饰,2005(7):68.
LUO Hao-chang.The Basic Meaning of City Landscape Design Symbols[J].Zhuangshi,2005(7):68.
- [3] 李海冰,张葳.新媒体艺术与空间环境的创造[J].装饰,2010(3):38.
LI Hai-bing, ZHANG Wei.The Creation of New Media Art and Space Environment[J].Zhuangshi,2010(3):38.
- [4] 靳文奎,李世国,孙辛欣.面向物联网时代的交互系统限制因素研究[J].包装工程,2011,32(22):68.
JIN Wen-kui, LI Shi-guo, SUN Xin-xin.Interaction-oriented Era of Things Limiting Factor[J].Packaging Engineering,2011,32(22):68.
- [5] 钟蕾,张妍.滨海新区公共设施系统化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11,32(18):38.
ZHANG Lei, ZHANG Yan.Binhai New Area Systematic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J].Packaging Engineering,2011,32(18):38.
- [6] 许世虎,宋方.基于视觉思维的信息可视化设计[J].包装工程,2011,32(16):11.
XU Shi-hu, SONG Fang.Based on the Visual Design of the Visual Thinking[J].Packaging Engineering,2011,32(16):11.

(上接第111页)

敦煌文书古籍,其装帧技艺本身也应当成为敦煌文化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敦煌文书卷轴装帧艺术形态的研究,使人们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获知魏晋至隋唐书籍装帧形式与雕版印刷技艺的历史水平。这一艺术与设计的贡献,对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和印刷文化的发展亦有着文化血缘上的启示。这种启示影响了千百年来门第书香,也势必会以它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蒋元卿.中国书籍装订术的发展[J].图书馆学通讯,1957(6):21—25.
JIANG Yuan-qing.Development of Chinese Book Binding Art[J].Communication Library,1957(6):21—25.
- [2] 卡特·T·F.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M].吴泽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CARTER T F.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M].WU Ze-yan, Translate.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91.
- [3] 胡发强.敦煌印本文书的装帧形式及其变化原因[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9(5):9.
HU Fa-qiang.Binding Forms and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of Printed Documents in Dunhuang[J].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2009(5):9.
- [4] 李林甫,陈仲夫.唐六典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2.
LI Lin-fu, CHEN Zhong-fu.Tang Liu Dian (Volume Nine)[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92.
- [5] 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研究[J].文物,1966(3):39—41.
PAN Ji-xing.Dunhuang Shishi Sutra Paper Study[J].Cultural Relics,1966(3):39—41.
- [6]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HU Ying-lin.Shao Shi Shan Fang Bicong by Four[M].Shanghai: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2001.
- [7]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MA Heng.Chinese Epigraphy: Introduction[M].Changchun: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2009.
- [8]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QIAN Cun-xun.Chinese Paper and Printing[M].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4.